白氏長慶集/卷06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六十一 ◄

白氏長慶集
卷六十二　策林一

► 卷六十三

策林一

序

元和初，予罷校書郎，與元微之將應制舉，退居於上都華陽觀，閉戶累月，揣摩當代之事，構成策目七十五門。及微之首登科，予次焉，凡所一作「有」應對者，百不用其一二。其餘自以精力所致，不能棄捐，次而集之，分為四卷，命曰《策林》云耳。

一、策頭

臣伏見漢成帝以朱雲庭辱張禹，令持下殿，雲攀檻檻折，成帝容之，後嘗理檻，帝命勿易，以旌直臣。臣每覽《漢史》至此，未嘗不三復而歎息也。豈不以臣不愛死，雖憐其死，而必諫乎？君能納諫，雖折其檻，而必容乎？不然，何雲之竭忠也如此，而帝之見容也又如此。伏惟陛下以至誠化萬國，以至明臨兆人，故數年之間，仍降詔旨，四海之內，累徵賢良，思酌下言，樂聞上失，諭以旁求之意，詢以無隱之辭。是則陛下納諫之旨，遠出於漢朝，微臣獻言之罪，不虞於折檻矣。況清問之下，條對之中，苟言有可觀，策有可取，陛下必光揚其名氏，優崇其爵秩，與夫勿易折檻以旌直臣之意，又相萬也。賤臣得不有犯無隱，以副陛下納諫之旨乎；殫思極慮，以盡微臣獻言之道乎？唯以直詞，昧死上對。

臣生也幸，沐聖朝垂覆育之惠，當陛下無忌諱之日，斯則朝聞夕死足矣，而況於充賦王庭者乎？伏念庸虛，謬膺詔選，誠不足以明辯體用，對揚德音。欲率爾而言，適足重小臣狂簡之過；若默默而退，又何以副陛下虛求之心？是以闕玉旒，讀金策，慚惶僶俛，不知所裁者久矣。然以愚慮之中，千或一得，而往古之成敗，耳或妄有所聞，當今之得失，目或妄有所見，進不敢希旨，退不敢隱情，唯以直言，昧死上對。

二、策項

臣聞人無常心，習以成性；國無常俗，教則移風。故億兆之所趨，在一人之所執。是以恭默清淨之政立，則復朴保和；貴德賤財之令行，則上讓下兢；恕己及物之誠著，則蒼生可致於至理；養老敬長之教洽，則皇化可升於太寧。由是言之，蓋人之在教，若泥金之在陶冶，器之良窳，由乎匠之巧拙，化之善否，繫乎君之作為。伏惟陛下慎而思之，勤而行之，則太平之風，大同之俗，可從容而馴致矣。

臣聞教無常興，亦無常廢，人無常理，亦無常亂。蓋興廢理亂，在君上所教而已。故君之作為，為教興廢之本，君之舉措，為人理亂之源。若一出善言，則天下之人獲其福；一違善道，則天下之人罹其殃；若一肆其心，而事有以階於亂；一念於德，而邦有以漸於興。交應之間，實猶影響。今陛下以懋建皇極為先，則大化不得不流矣；以欽若前訓為本，則大樸不得不復矣；以緝熙庶績為念，則五刑不得不措矣；以祗奉宗廟為心，則五教不得不敷矣。而尚有未流、未措、未復、未敷之問，此乃陛下勞謙之德太過，故不自見其益也，求理之心太速，故不自見其功也。臣何以知之？然臣聞「有始有卒者，其惟聖人乎」，此言王者行道，非始之難，終之實難也。陛下又能終之，則太平之風，大同之俗，如指掌耳，豈止化流樸復，刑措教敷而已哉。

三、策尾

臣鄙人也，生仁壽之代，沐文明之化，以進士舉及第，又以拔萃選授官。臣之名既獲二成，君之祿已受一命，雖天地不求仁於芻狗，而畎澮思委潤於滄溟，惓惓之誠，蓄之久矣。幸遇陛下發旁求之詔，垂下濟之恩，詳延謨猷，親覽條對。逢不諱之日，雖許極言，當無過之朝，不知所述。無裨清問，有負皇明，仰冒宸嚴，伏待罪戾。謹對。

臣幸逢昭代，得列明庭，慚無嘉言，以充清問，輒罄狂瞽，惟陛下擇之。謹對。

臣生聖代三十有五年，蒙陛下子育之恩，睹陛下昇平之化，謬膺詔選，充賦天庭。安足親承德音，條對清問。逢旁求之日，雖許直言，當已理之朝，將何極諫？塵黷聖鑒，俯伏待罪。謹對。

四、美謙讓

臣聞王者之有天下也，自謂之理非理也，自謂之亂非亂也，自謂之安非安也，自謂之危非危也。何者？蓋自謂理且安者，則自驕自滿，雖安必危；自謂亂且危者，則自戒自強，雖亂必理。理之又理，安之又安，則盛德大業，斯不遠矣。伏惟陛下嗣建皇極，司牧蒼生，夙興以憂人，夕惕而修已，以今日之理，陛下視朝廷未以為理，以今日之安，陛下視海內未以為安，而又思酌下言，樂聞上失，弊無不革，利無不興。今則嚴禋郊廟，猶謂敬之不至；愛養黎庶，猶謂惠之不宏；省罷進獻，猶憂人之困窮；蠲免逋租，猶慮農之勤匱；搜揚俊乂，猶謂賢之遺逸；滌蕩罪戾，猶念獄之非辜；底定兵戈，猶懼其未戢；懷柔夷狄，猶恐其未賓；大化參乎陰陽，猶慚之以寡德；重光並乎日月，猶讓之以不明。斯乃陛下勞謙之心，合天運之不息也，勤卹之德，合地道之無疆也。如臣者，何所知焉，何所述焉？伏以聖聰，貴聞庶議，苟有愚見，敢不極陳。

五、塞人望歸眾心，在慎言動之初

夫欲使人望塞、眾心歸者，無他焉，在陛下慎初之所致耳。臣聞天子動則左史書之，言則右史書之。言動不書，非盛德也，書而不法，後嗣何觀焉？若王者言中倫，動中度，則千里之外應之，百代之後歌之，況其邇者乎？若言非宜，動非禮，則千里之外違之，百代之後笑之，況其邇者乎？是以古之天子，口不敢戲言，身不敢妄動，動必三省，言必再思。況陛下初嗣祖宗，新臨兆庶，臣伏見天下之目，專專然以觀陛下之動也，天下之耳，禺禺然以聽陛下之言也，則陛下出一言，不終日而達於朝野，動一事，不浹辰而聞於華夷，蓋是非之聲，無翼而飛矣，損益之名，無脛而走矣，陛下得不慎之哉！伏惟觀於斯，察於斯，使一言一動，無所苟而已矣。言動不苟，則天下之望塞焉，天下之心歸焉。

六、教必成化必至，在敬其終

問：先王之教，布在方策，事雖易舉，政則難成。豈文之空垂，將行之未至？思臻其極，佇質所疑。

夫欲使政必成、化必至者，無多焉，在陛下敬始慎終之所致耳。臣聞先王之訓，不徒言也，先王之教，不虛行也，淺行之則小理，深行之則大和，淺深小大之應，其猶影響矣。然則天下至廣，王化至大，增減損益，難見其形。是以政之損者，雖不見其日損，必有時而亂也；教之益者，雖不見其日益，必有時而理也。陛下但推其誠，勤其政，慎其始，敬其終，日用而不知自臻其極，此先王終日所務者也，終日所行者也，不可月會其教化之淺深，歲計其風俗之厚薄焉。臣又聞《易》曰：「聖人久於其道，而天下化成。」《詩》曰：「靡不有初，鮮克有終。」此言王者之教，待久而成也，王者之化，待終而至也。陛下誠能久而終之，則何慮政不成而化不至乎？

七、不勞而理，在順人心立教

問：方今勤卹憂勞，夙夜不怠，而政教猶缺，懲勸未行，何則？上古之君，無為而理，令不嚴而肅，教不勞而成，何施何為，得至於此？

臣請以三五之道言之。臣聞三皇之為君也，無常心，以天下心為心；五帝之為君也，無常欲，以百姓欲為欲。順其心以出令，則不嚴而理；因其欲以設教，則不勞而成。故風號無文而人從，刑賞不施而人服。三五所以無為而天下化者，由此道也。後代反是，故不及者遠焉。臣請以三代以後之事言之。臣聞後代之天下，三五之天下也，後代之人，三五之人也，後代之位，三五之位也。居其位，得其人，有其天下，而不及三五者，何哉？臣竊驚怪之，然亦粗知其由矣。豈不以己心為心，抑天下以奉一人之心也；以己欲為欲，咈百姓以從一人之欲也。苟或心與道未合，政與時並行，得失交爭，利害相半，如此則雖宵衣旰食，勞體勵精，纔可以致小康，不足以宏大道，故出令而吏或犯，設教而人敢違，刑雖明而寡懲，賞雖厚而鮮勸。此由捨人而從欲，是以勤多而功少也。伏惟陛下去彼取此，執古御今，以三五之心為心，則政教何憂乎不洽，以億兆之欲為欲，則懲勸何畏乎不行。政教洽，則不殷憂而四海寧；懲勸行，則不勤勞而萬人化。此由捨己而從眾，是以事半而功倍也。臣又聞太宗文皇帝嘗曰：「朕雖不及古，然以百姓心為心。」臣以為致貞觀之理者，由斯一言始矣。伏願陛下從而鑒之，嗣而行之，則天下幸甚，天下幸甚。

八、風行澆朴　由教不由時

問：甿俗之理亂，風化之盛衰，何乃得於往而失於來，薄於今而厚於古？或曰：「興替

之道，執在君臣。」又云：「澆朴之風，繫於時代。」二說相反，其誰可從？

臣聞代之澆漓，人之朴畧，由上而不由下，在教而不在時。蓋政之臧否定於中，則俗之厚薄應於外也。何以驗歟？伏請以周秦以降之事言之。臣聞周德寖衰，君臣陵替，蠶食瓜割，分為戰國；秦氏得之，以暴易亂，曾未旋踵，同歸覆亡；炎漢勃興，奄有四海，僅能除害，未暇化人；迨於文帝、景帝，始思理道，躬行慈儉，人用富安，禮讓自興，刑罰不試，昇平之美，隣於成康，載在《漢書》，陛下熟聞之矣；降及魏晉，迄於梁隋，喪亂宏多，殆不足數；我高祖始建區夏，未遑緝熙；迨於太宗、元宗，抱聖神文武之姿，用房、杜、姚、宋之佐，謀猷啟沃，無怠於心，德澤施行，不遺於物，所以刑措而百姓欣戴，兵偃而萬方悅隨，近無不安，遠無不服，雖成康文景，無以尚之，載在國史，陛下熟知之矣。然則周秦之亂極矣，及文景繼出，而昌運隨焉；梁隋之弊甚矣，及二宗嗣興，而王道融焉。若謂天地生成之德漸衰，家國君臣之道漸喪，則當日甚一日，代甚一代，不應衰而復盛，澆而復和，必不爾者。何乃清平朴素之風，薄於周秦之交，而厚於文景之代耶？順成和動之俗，喪於梁隋之際，而獨興於貞觀、開元之年耶？由斯言之，不在時矣。故魏徵有云：「若言人漸澆訛，不反質樸，至今應為鬼魅，寧可復得而教化耶？」斯言至矣，故太宗嘉之。又按《禮記》曰：「教者人之寒暑也，事者人之風雨也。」此言萬民之從王化，如百穀之委歲功也，若寒暑以時則禾黍登而菽麥熟，若風雨不節則稂莠植而秕稗生。故教化優深，則謙讓興而仁義作；刑政偷薄，則訛偽起而姦宄臻。雖百穀在地，成之者天也；雖萬物在下，化之者上也。必欲以涼德弊政，嚴令繁刑，而求仁義行，姦宄息，亦猶飄風暴雨，愆陽伏陰，而望禾黍豐，稂莠死，其不可也，亦甚明矣。故曰堯舜率天下以仁，比屋可封；桀紂率天下以暴，比屋可戮。斯則由上在教之明驗也，伏惟聖心無疑焉。

九、致和平復雍熙，在念今而思古也

問：今欲感人心於和平，致王化於朴厚，何思何念，得至於斯？

臣聞政不念今，則人心不能交感；道不思古，則王化不能流行。將欲感人心於和平，則在乎念今而已。伏惟陛下知人安之至難也，則念去煩擾之吏；愛人命之至重也，則念黜苛酷之官；卹人力之易罷也，則念省修葺之勞；憂人財之易匱也，則念減服御之費；懼人之有餒也，則念薄麥禾之稅；畏人之有寒也，則念輕布帛之征；慮人之有愁苦也，則念損嬪嬙之數。故念之又念之，則人心交感矣。感之又感之，則天下和平矣。將欲致王化於雍熙，則在乎思古而已。伏惟陛下仰羲軒之道也，則思興利而除害；侔唐虞之聖也，

則思明目而達聰；師夏禹之德也，則思泣辜而卹人；法殷湯之仁也，則思祝網而愛物；鑒漢之盛也，則思罷露臺而海內流化；觀周之興也，則思葬枯骨而天下歸心；宏貞觀之理也，則思開房杜之讜議，以致昇平；嗣開元之政也，則思得姚宋之嘉謀，而臻富壽。故思之又思之，則王澤流行矣。行之又行之，則天下雍熙矣。

十、王澤流人心感，在恕己及物

夫欲使王澤旁流，人心大感，則在陛下恕己及物而已。夫恕已及物者無他，以心度心，以身觀身，推其所為，以及天下者也。故己欲安，則念人之重擾也；己欲壽，則念人之嘉生也；己欲逸，則念人之憚勞也；己欲富，則念人之惡貧也；己欲溫飽，則念人之凍餒也；己欲聲色，則念人之怨曠也。陛下念其重擾，則煩暴之吏退矣；念其嘉生，則苛虐之官黜矣；念其憚勞，則土木之役輕矣；念其惡貧，則服御之費損矣；念其凍餒，則布帛麥禾之稅輕矣；念其怨曠，則妓樂嬪嬙之數省矣。推而廣之，念一知十。蓋聖人之道也，始則恕已以及人，終則念人而及己。故恕之又恕之，則王澤不得不流矣，念之又念之，則人心不得不感矣。澤流心感，而天下不太平者，未之聞也。

十一、黃老術，在尚寬簡務清淨則人儉朴俗和平

夫欲使人情儉朴，時俗清和，莫先於體黃老之道也。其道在乎尚寬簡，務儉素，不眩聰察，不役智能而已。蓋善用之者，雖一邑一郡一國至於天下，皆可以致清淨之理焉。昔宓賤得之，故不下堂而單父之人化；汲黯得之，故不出閤而東海之政成；曹參得之，故獄市勿擾，而齊國大和；漢文得之，故刑罰不用，而天下大理。其故無他，清淨之所致耳。故老子曰：「我無為而人自化，我好靜而人自正，我無事而人自富，我無欲而人自樸。」此四者，皆黃老之要道也，陛下誠能體而行之，則人儉朴而俗清和矣。

十二、政化速成，由不變禮不易俗

夫欲使政化速成，則在乎去煩擾、師簡易而已。臣請以齊魯之事明之。臣聞伯禽之事魯也，變其禮，革其俗，三年而政成；太公之理齊也，簡其禮，從其俗，五月而政成。故周公歎曰：「夫平易近人，人必歸之，魯後代其北面事齊矣！」此則煩簡遲速之效明矣，伏惟陛下鑒之。

十三、號令，令一則行推誠則化

問：號令者，所以齊其俗，一其心，故聖人專之慎之。然則號令既出，而俗猶未齊者，其故安在？號令既行，而心猶未一者，其失安歸？欲使下令如風行，出言如響應，導之而人知勸，防之而人不踰。將致於斯，豈無其要。

臣聞王者發號施令，所以齊其俗，一其心。俗齊則和，心一則固，人於是乎可任使也。《傳》曰：「人心不同，如其面焉。」故一人一心，萬人萬心。若不以令一之，則人人之心各異矣，於是積異以生疑，積疑以生惑。除亂莫先乎令者也，故聖王重之。然則令者，出於一人，加於百辟，被於萬姓，漸於四夷，如風行，如雨施，有往而無返也。其在《周易》「渙汗」之義，言號令如渙汗然，一出而不可復也，故聖王慎之，然則令既出，而俗猶未齊者，由令不一也。非獨朝出夕改，晨行暮止也；蓋謹於始，慢於終，則不一也；張於近，弛於遠，則不一也；急於賤，寬於貴，則不一也；行於疎，廢於親，則不一也。且人之心，猶不可以不一而理，況君之令，其可二三而行者乎？然則令既一，而天下之心猶未悅隨者，由上之不能行於己、推於誠者也。凡下從上也，不從口之言，從上之所好也；不從力之制，從上之所為也。蓋行諸已也誠，則化諸人也深。若不推之於誠，雖三令五申，而令不明也；苟不行之於己，雖家喻戶曉，而人不信矣。聖王知其如此，故以禮自修，以法自理，慎其所好，重其所為，有諸已者，而後求諸人，責於下者，必先禁於上。是以推之而往，引之而來，導之使行，禁之使止，使天下之心，罔罔然惟望其令、聽其言而已。故言出則千里之外應如響，令下則四海之內行如風。故曰禁勝於身，則令行於人者矣，又曰下令如流水發源，蓋是謂也。如此則何慮乎海內之令，不如身之使臂，臂之使指者哉。

十四、辨興亡之由，由善惡之積

問：萬姓親怨之由，百王興亡之漸，將獨繫於人乎，抑亦繫於君乎？

臣觀前代，邦之興，由得人也，邦之亡，由失人也。得其人，失其人，非一朝一夕之故也，其所由來者漸矣。天地不能頓為寒暑，必漸於春秋，人君不能頓為興亡，必漸於善惡。善不積，不能勃焉而興，惡不積，不能忽焉而亡。善與惡始繫於君也，興與亡終繫於人也。何則？君苟有善，人必知之，知之又知之，其心歸之，歸之又歸之，則載舟之水，由是積焉；君苟有惡，人亦知之，知之又知之，其心去之，去之又去之，則覆舟之水，由是作焉。故曰至高而危者君也，至愚而不可欺者人也。聖王知其然，故則天上不息之道以修己，法地下不動之德以安人。修己者，慎於中也，慄然如履春冰；安人者，

敬其下也，凜乎若馭朽索。猶懼其未也，加以樂人之樂，人亦樂其樂，憂人之憂，人亦憂其憂。憂樂同於人，敬慎著於己，如是而不興者，反是而不亡者，自生人以來，未之有也。臣愚以為百王興亡之漸，在於此也。

十五、忠敬質文損益

問：忠敬質文，百代循環之教也。五帝何為而不用？三王何故而相承？將時有同異耶？道有優劣耶？又三代之際，損益不同，所祖三才，其義安在？豈除舊布新，務於相反相異乎？復扶衰救弊，其道不得不然乎？又國家祖述五帝，憲章三代，質文忠敬，大備於今，而尚人鮮朴忠，俗多利巧。欲救斯弊，其道如何？

臣聞步驟殊時，質文異制，五帝以道化，三王以禮教。道者無為，無為故無失，無失故無革，是以唐虞相承，無所改易也；禮者有作，有作則有弊，有弊則有救，故殷周相代，有所損益也。損益之教，本乎三才。夏之教尚忠。忠本於人，人道以善教人，忠之至也，故曰忠者人之教也。忠之弊其民野，救野莫若敬，故殷之教尚敬。敬本於地，地道謙卑，天之所生，地敬養之，故曰敬者地之教也。敬之弊其人詭，救詭莫若文，故周之教尚文。文本於天，天道垂文，而人則之，故曰文者天之教也。文之弊，其人僿，救僿莫若忠。然則三王之所祖不同者，非欲自異而相反也，蓋扶衰救弊，各隨其運也。運苟有異，教亦不同，雖忠與敬，各繫於時，而質與文，俱致於理。標其教則殊制，臻其極則同歸，亦猶水火之相形，同根於冥化，共濟於人用也，寒暑之相代，同本於元氣，共成於歲功也。三王之道，亦如是焉。我國家欽若五帝，憲章三代，典謨不易之道，祖述而大用，忠敬迭救之教，具舉而兼行，可謂文質協和，禮樂明備之代也。然臣聞孔子曰：「殷因於夏禮，周因於殷禮，損益始終，若循環然，其繼周者，百代可知也。」臣觀周之弊也，爵賞黷，刑罰窮，而秦反用刑名，祚因中絕，及漢雜以霸道，德又下衰，迨於魏晉以還，未有繼而救者，是以周之文弊，今有遺風，故人鮮朴忠，俗猶利巧。伏願陛下以繼周為己任，以行夏為時宜，稍益質而損文，漸尚忠而救僿，斟酌於教，經緯其人，使瞻前而道繼三王，顧後而光垂萬葉。則盡善之道，大同之風，不專於上古矣。

十六、議祥瑞，辨妖災

問：國家將興，必有禎祥；國家將亡，必有妖孽。斯豈國之興滅，繫於天地之災祥歟；將物之妖瑞，生於時政之昏明歟？又天地有常道，災祥有常應，此必然之理也。何以桑穀之妖，反為福於太戊；大鳥之慶，竟成禍於帝辛？豈吉凶或僭在人，將休咎不常其道？

儆戒之徵安在，改悔之效何明？又祥必偶聖，妖必應昏，何以明時不能為無災，亂代或聞其有瑞，報施之道，何繆濫哉？

臣聞國家將興，必有禎祥，國家將亡，必有妖孽者，非孽生而後邦喪，非祥出而後國興。蓋瑞不虛呈，必應聖哲，妖不自作，必候淫昏，則昏聖為祥孽之根，妖瑞為興亡之兆矣。文子曰：「陰陽陶冶，萬物皆乘天氣而生。然則道之休明，德動乾坤而感者謂之瑞，政之昏亂，腥聞上下而應者謂之妖。瑞為福先，妖為禍始，將興將廢，實先啟焉。然有人君德未及乎休明，政不至於昏亂，而天文有異，地物不常，則為瑞為妖，未可知也。或者天示儆戒之意，以寤君心，俾乎君修改悔之誠，以答天鑒，如此則轉亂為治，變災為祥，自古有之，可得而考也。臣聞高宗不聰，飛雉雊於鼎；宋景有罰，熒惑守於心。及乎懋懿德以修身，出善言而罪己，則升耳之異自殄，退舍之慶自臻，天人相感，可謂明矣速矣。且高宗，三代之賢主也，有一德之違，亦謫見於物；宋景，列國之常主也，有一言之感，亦冥應乎天。則知上之鑒下，雖賢主也，苟有過而必知；下之感上，雖常主也，苟有誠而必應。故王者不懼妖之不滅，而懼過之不悛；不懼瑞之不臻，而懼誠之不至。足明休徵在德，吉凶由人矣。失君道者，祥反成妖，悟天鑒者，災亦為瑞，必然而已矣。抑臣又聞王者之大瑞，在乎天地泰，陰陽和，風雨時，寒暑節，百穀熟，萬人安，賦役輕，服用儉，兵革偃，刑罰措，賢者出，不肖者退，聲教日被，謳歌日興，此之謂休徵，此之謂嘉瑞也。王者之大妖，在乎兩儀不泰，四氣不和，風雷不時，水旱不節，五穀不稔，百臘不藏，徭役煩，征賦重，干戈動，刑獄作，君子隱，小人見，政令日缺，怨讟日興，此之謂咎徵，此之謂妖孽也。至若一星一辰之瑞，一雲一露之祥，一鳥一獸之妖，一草一木之怪，或偶生於氣象，或偶得於陶鈞，信非休咎之徵，興亡之兆也。何則？隱見出處，亦不於常，明聖之朝，不能無小災小沴，衰亂之代亦或有小瑞小祥，固未足質帝王之疑，明天地之意耳。王者但外思其政，內省其身。自謂德之不修，誠之不著，雖有區區之瑞，不足嘉也；自謂政之能立，道之能行，雖有瑣瑣之妖，不足懼也。臣竊謂妖祥廢興之由，實在於此，故雖辭費，不敢不備而言之。

十七、興五福，銷六極

問：昔周著《九疇》之書，漢述《五行》之志，皆所以精究天人之際，窮探政化之源。然則五福之祥，何從而作；六極之沴，何故而生？將欲辨行，可明本末。又今人財耗費，既貧且憂，時沴流行，或疾而夭。思欲銷六極，致五福，毆一代於富壽，納萬人於康寧。何所施為，可致於此？

臣聞聖人興五福銷六極者，在乎立大中致大和也。至哉中和之為德，不動而感，不勞而化，以之守則仁，以之用則神，卷之可以理一身，舒之可以濟萬物。然則和者生於中也，中者生於不偏也，不邪也，不過也，不及也。若人君內非中勿思，外非中勿動，動靜進退，皆得其中，故君得其中，則人得其所，人得其所，則和樂生焉。是以君人之心和，則天地之氣和，天地之氣和，則萬物之生和。於是乎三和之氣，訢合絪縕，積為壽，蓄為富，舒為康寧，敷為攸好德，益為考終命。其羨者則融為甘露，凝為慶雲，垂為德星，散為景風，流為醴泉。六氣叶乎時，七曜順乎軌，迨於巢穴羽毛之物，皆煦嫗而自蕃，草木鱗介之祥，皆叢萃而繼出。夫然者，中和之氣所致也。若人君內非中是思，外非中是動，動靜進退，不得其中，故君不得其中，則人不得其所，人不得其所，則怨歎興焉。是以君人之心不和，則天地之氣不和，天地之氣不和，則萬物之生不和。於是乎三不和之氣，交錯堙鬱，伐為凶短折，攻為疾，聚為憂，損為貧，結為惡，耗為弱。其羨者潛為伏陰，淫為愆陽，守為彗星，發為暴風，降為苦雨。四序失其節，三辰亂其行，迨乎繼褓卵胎之生，皆夭閼而不遂，木石華蟲之怪，皆糅雜而畢呈。夫然者，不中不和之氣所致也。則天人交感之際，五福六極之來，豈不昭昭然哉。臣伏見比者兵賦未減，人鮮無憂，時沴所加，眾或有疾。德宗皇帝病人之病，憂人之憂，於是救之以廣利之方，悅之以中和之樂，將使易憂為樂，變病為和，惠化之恩，莫斯甚也。然臣竊聞善除害者察其本，善理疾者絕其源。伏惟陛下欲紓人之憂，先念憂之所自；欲救人之病，先思病之所由。知所自以絕之，則人憂自弭也；知所由以去之，則人病自瘳也。然後申之以救療之術，則人易康寧；鼓之以安樂之音，則人易和悅。斯必應疾而化速，利倍而功兼。六極待此而銷，五福待此而作。如是，可以陶三才繆濫之氣，發為休祥；毆一代鄙夭之人，臻乎仁壽。中和之化，夫何遠哉！

十八、辨水旱之災，明存救之術

問：「狂常雨若，僭常暘若」，此言政教失道，必感於天也。又堯之水九年，湯之旱七年，此言陰陽定數，不由於人也。若必繫於政，則盈虛之數徒言；如不由於人，則精誠之禱安用。二義相戾，其誰可從？又問陰陽不測，水旱無常，將欲均歲功於豐凶，救人命於凍餒，凶歉之歲，何方可以足其食？災危之日，何計可以固其心？將備不虞，必有其要，曆代之術，可明徵焉。

臣聞水旱之災，有小有大，大者由運，小者由人。由人者，由君上之失道，其災可得而移也；由運者，由陰陽之定數，其災不可得而遷也。然則小大本末，臣粗知之。其小者或兵戈不戢，軍旅有強暴者；或誅罰不中，刑獄有冤濫者；或小人入用，讒佞有得志者；

或君子失位，忠良有放棄者；或男女臣妾有怨曠者，或鰥寡孤獨有困死者；或賦斂之法無度焉，或土木之功不時焉。於是乎憂傷之氣，憤怨之心，積以傷和，變而為沴。古之君人者，逢一災，遇一異，則回視反聽，察其所由。且思乎軍鎮之中，無乃有縱暴者耶；刑獄之中，無乃有冤濫者耶；權寵之中，無乃有不肖者耶；放棄之中，無乃有忠賢者耶；內外臣妾，無乃有幽怨者耶；天下窮人，無乃有困死者耶；賦入之法，無乃有過厚者耶；土木之功，無乃有屢興者耶？若有一於此，則是政令之失，而天地之譴也。又《洪範》曰：「狂常雨若，僭常暘若。」言不信不乂，亦水旱應之。然則人君苟能改過塞違，率德修政，勵敬天之志，虔罪己之心，則雖踰月之霖，經時之旱，至誠所感，不能為災。何則？古人或牧一州，或宰一縣，有暴身致雨者，有救火反風者，有飛蝗去境者。郡邑之長，猶能感通，況王者為萬乘之尊，居兆人之上，悔過可以動天地，遷善可以感神明，天地神明，尚且不違，而況於水旱、風雨、蟲蝗者乎？此臣所謂由人可移之災也。其大者，則唐堯九載之水，殷湯七年之旱是也。夫以堯之大聖，湯之至仁，於時德儉人和，刑清兵偃，上無狂僭之政，下無怨嗟之聲，而卒有浩浩滔天之災，炎炎爛石之沴，非君上之失道，蓋陰陽之定數爾。此臣所謂由運不可遷之災也。然則聖人不能遷災，能禦災也，不能違時，能輔時也。將在乎廩積有常，仁惠有素。備之以儲蓄，雖凶荒而人無菜色；固之以恩信，雖患難而人無離心。儲蓄者，聚於豐年，散於歉歲；恩信者，行於安日，用於危時。夫如是，則雖陰陽之數不可遷，而水旱之災不能害，故曰人強勝天，蓋是謂也。斯亦圖之在早，備之在先，所謂思危於安，防勞於逸。若患至而方備，災成而後圖，則雖聖人，不能救矣。

抑臣又聞古者聖王在上，而下不凍餒者。何哉？非家至日見，衣之而食之，蓋能均節其衣食之源也。夫天之道無常，故歲有豐必有凶；地之利有限，故物有盈必有縮。聖王知其必然，於是作泉刀布帛之貨，以時交易之，以時斂散之，所以持豐濟凶，用盈補縮。則衣食之費，穀帛之生，調而均之，不啻足矣。蓋管氏之輕重，李悝之平糴，耿壽昌之常平者，可謂不涸之食，不竭之府也。故豐稔之歲，則貴糴以利農人；凶歉之年，則賤糶以活餓殍；若水旱作沴，則資為九年之蓄；若兵甲或動，則餽為三軍之糧。上以均天時之豐凶，下以權地利之盈縮，則雖九年之水，七年之旱，不能害其人，危其國矣。至若禳禱之術，凶荒之政，曆代之法，臣粗聞之。則有雩天地以牲牢，禜山川以圭璧，祈土龍於元武，舞群巫於靈壇，徙市修城，貶食徹樂，緩刑省禮，務嗇勸分，殺哀多婚，弛力舍禁。此皆從人之望，隨時之宜，勤卹下之心，表恭天之罰，但可以濟小災小弊，未足以救大危大荒。必欲保邦邑於危，安人心於困，則在乎儲蓄充其腹，恩信結其心而已。蓋羲農唐虞禹湯文武，皆由此道而王也。